

故乡的炊烟

符新卷

老家是有味道的，走进村子就能闻得到，熟悉而亲切，经年不变，融入血液，刻进骨髓。这种味道里面，炊烟占了很大的比例。

小时候放学或割草回家，未进家门，就能看见家里饭屋顶的烟囱里飘出的炊烟，灰白色或黄白色，无风时向上竖起，有风时在屋顶上四散开来。炊烟里夹带着柴草的气息，氤氲着食物的味道。进了家门，一股股炊烟从敞开的饭屋门上方漾出来，顺着屋顶向上升腾。饭屋内母亲正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烧火，灶火或明或暗，映着母亲温柔的脸颊……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盘着大锅台。大锅台上的铁锅熬成的玉米粥、小米粥黏糊糊、香喷喷的，喝到胃里特别舒服。大铁锅熬的菜、炖的肉、饅的干粮，也别有一番风味。许多人都觉得大锅做出来的饭菜好吃，我想那可能是因为与草木气息充分相融的缘故吧。大锅台依地而盘，很接地气。烧的是柴火，饅干粮用的是木质锅梁子，锅梁子是用高粱筴子穿的，锅盖也是木质的。五谷杂粮在蒸、煮、炒的过程中散发的气息与之一脉相承、息息相通、融为一体，想不好吃都难。

我喜欢炊烟，喜欢炊烟升入天空时的潇洒与悠然。蔚蓝的天空，有那么一束洁白的炊烟挥洒着介入，浑然成一幅无名的天地大写意。

冬日的炊烟，像冬日的农人一样

悠闲，它舒缓、自在，好像漫无目的却自有主宰，好像毫无章法，却自有定律。有时仿若少女轻舞长袖，有时宛如小儿荡漾秋千，有时恰似一位神仙在空中曼舞，曼妙成白云的白、蓝天的蓝。

炊烟是村庄的脉象，看炊烟升起就可以觉察到村庄的健康。一座祥和的村庄，无论春夏秋冬，屋顶升起的炊烟都是淡淡的、干净的，让人一看就觉心底澄澈、神清气爽，像那个叫小芳的姑娘，既不扭捏，也不张狂。在缺乏时间刻度的时代，炊烟就是时钟，它清晰、准时地召唤着田里劳作的人们。

看炊烟的升起，还可以知道那家女人的秉性。一个急躁的女人，烧起的炊烟也是匆匆忙忙的，好像有几百件事在心里堵着呢。仔细想想，农人过日子有什么好着急的呢，有的是清闲的日子在后边等着呢。有的女人则心量宽广，一副泰然，比男人还大度。烧火做饭时，一点儿一点儿往灶洞攒柴，柴草燃烧得完全，饭熟，柴尽，干净、利索。

漫长的雨季，炊烟缓缓地向村庄蔓延、匍匐，让村里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柴草淡淡的清香，弥漫着被雨水冲淡的特有的乡土气息。偶有微风吹起，这淡淡的清香就会传播到田野里，让劳作的人们精神一振，唤起心底深处埋藏的欲望。

祖先把有人生活的地方叫人烟。人要活命，就要吃饭，要冒烟。千百年

来，炊烟不灭，村庄永存。那些羁旅的游子，无论行走了多么遥远，就是凭了那一缕炊烟辨认故乡的。炊烟连接着生命的血脉。儿时形成的吃食嗜好，一生都不会改变。只有从那一缕炊烟打开记忆的闸门，进入脑海的枝枝叶叶才是真实的。我们孩童时的嬉戏、中年时的穷达，不都魂牵着故乡的那缕炊烟吗？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炊烟升起了，非常怀念几百条炊烟同时升起、齐头并进、直上云霄的雄伟壮观，那比任何一幅山水画都要美。

每当想起故乡的炊烟，心总是暖暖的、软软的。老家的炊烟，是我一生铭刻在心的乡愁……



尊严（小小小说）

任秀红

李身上。小李只比他小三岁，那几天因为拿不到工资不断地骂街：“奶奶的，咱要是辞职不干了，前五个月的工钱就白瞎了，再接着干又让咱活人被尿憋死。”小李骂街时，一脸的愤怒和无奈。

连山和小李一拍即合。他们的计划是，小李先把门岗上的保安灌醉（保安是小李的姨表哥），然后，半夜一点，他们再把铜线合力装在两辆电动三轮车上。

夜里，连山假装睡觉，却又不敢睡。不知是妻子不断的咳嗽声搅得他不安，还是从没做过贼的胆怯，他心里慌慌的。终于熬到了一点。他爬起来穿衣服的时候，妻子醒了，问他半夜三更的折腾什么，他撒了个谎，说厂里新订了

一批货，工人们要加班。厂里加班是常有的事儿，妻子照例叮嘱说：“路上小心点，夜里汽车不长眼。”想起前些日子，本厂的一个工人夜里去加班时半路被汽车撞死了，连山和妻子就不寒而栗。看连山把衣服穿好，妻子又唠叨了一句：“千万要小心啊，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俺们娘仁就甬活了……”说着妻子还抹起了眼泪，接着剧烈地咳嗽起来。

忽然，连山被妻子的眼泪吓到了。他有些恐惧地想，难道今天晚上是个不祥之夜？他知道盗窃是犯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要是犯了罪，日后大人孩子在社会上就丢人现眼没了尊严。吓出了一身冷汗的他，哄骗妻子

说：“今晚不加班了，反正又开不出工资。”

后半夜连山睡得很踏实。他不知道的是，小李不胜酒力，醉话里，说出了他们要偷铜线的计划。

保安及时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厂长。

接到保安电话，厂长找了几个工人，在厂子四周，腊月天里蹲了半夜。

第二天，连山一上班，就发现工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后来厂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千块钱，对他说：“知道你生活困难，先预支给你一千块钱的工资。相信我，厂子会越办越好。”那一刻，连山想哭。

一年后，连山给老厂长当副手，厂子再也没有拖欠过工人们的工资。

文义是我们村的半个农民。为什么说是“半个农民”呢？他户口本是上农民，可他的确不像个农民。

文义弟兄四个，还有一个妹妹。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境可想而知。高中毕业后，文义又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大学。文义百般无奈，回村做了农民。文义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锄草时，分不清草和苗，薅了一筐苗回家，气得他娘泪珠子连成串，气得他爹连抽了五袋烟。文义却戴上高度近视镜，自顾自地捧起一本比砖头还厚的大书，津津有味地沉浸在他的世界里去了。村人们摇头：“这孩子，废了！”

文义身高一米七五，长得也精神，为人谦和客气。可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又不会种地，每天就知道抱着书看。雪上加霜的是，后来，文义他娘瘫痪了。这一来，吓退了三里五乡的媒婆，文义这对象就成了问题。直到27岁时，村里人都认定他这辈子要打光棍了，却有个同样是高中生的姑娘小琴看上了他。看着他俩都有着厚厚的啤酒瓶底一样的近视镜片，村里人笑着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人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结婚三年，文义收获了一对千金。

我高中时放暑假，去地里干活，正巧碰到文义。他见了我非常兴奋，把书包里几本厚厚的书一一给我展示。我看了看，是法律自考教材和辅导资料。“我要参加自学考试，拿下大学文凭，将来当个律师！”文义眼里射出兴奋的光。我也为文义高兴。文义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回包里，挂在车把上，乡间小路上飘着他跑调的歌声“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市里，在一家建筑公司做文员。这天，门卫打电话说有人找我，竟是文义，一身发白的劳动服，一脸憨厚谦和的笑。我忙请他到办公室，了解到他想来我们公司“包个小活儿”。我为难地笑了笑，告诉他包工程的事儿帮不上忙。文义说没事儿没事儿，等以后再说。我问他家里情况，他说老大大中专毕业，通过了法律专业自学考试，拿下了大专毕业证，在一家律所帮忙。我问起他的自考过得咋样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早些年拿下了大专文凭。我很佩服文义的毅力，自学了这么多年，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我写了篇《父女上阵同自考》发在晚报上。

后来，文义去北京一个律师事务所打工了，工余，经常去大学蹭课。

春节回老家拜年，大伯说，这一季麦子收成不好，好多村民买到了假化肥。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有一天，来了一帮卖化肥的，又是专家讲课又是播放视频，整得挺热闹。大家买了好多。结果，上了化肥后麦苗长势很差，减产严重。文义就带头去找他们，闹了好几个月。

“结果呢？”

“结果，大家都收到赔偿了，就文义没有。人家说谁让他带头闹事呢，就不赔他。”大伯说着呵呵地笑起来，胡子一颤一颤的。

我的心也莫名地颤了一下。

我去文义家拜年，提起这事，为他打抱不平。文义笑而不语，却说起他在北京打工时，在郊区贷款买了套小户型的房子，现在，房价翻番了。我咽了口唾沫。

母亲的棉衣（外二首）

王连生

冬日的寒风中 轻轻翻开母亲缝制的棉衣 它针脚细密温暖如初 仿佛母亲无尽的爱 岁岁年年不曾分离	带走了喧嚣留下了宁静与思索 雪花纷飞轻盈而纯净 如同天空中飘洒的羽毛
棉絮里藏着阳光的味道 是母亲手心的温度 我仿佛看见她在灯下低眉 一针一线织就岁月的温暖	冬天的韵味 是岁月的沉淀与积累 它教会我们坚韧与不屈 学会等待与期盼 在这漫长的冬日里 我们品味着岁月的甘甜与苦涩 也收获着成长与蜕变的喜悦 与自豪
风雪交加的夜晚我穿上它 就像拥抱着整个世界的温柔 母亲的笑容在针脚间闪烁 告诉我,无论多远家都是归宿	冬天的韵味 如一首深情的诗篇 它让我们在寒冷中感受到温暖 在寂静中寻找力量 让我们携手走过这寒冷的冬季 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岁月匆匆,棉衣已旧 但那份爱却永远新鲜如初 每当寒风袭来我都会想起 母亲那双为我操劳一生的手	踏雪寻梅 踏过银白的梦境 雪花在脚下轻轻吟唱 寒风中,我寻觅着 那枝头一抹傲骨的芬芳
如今独自漫步在人海 那件棉衣是我心中的灯塔 它照亮我前行的路 温暖我着的心房 像母亲永恒的爱,不离不弃	梅影疏疏映雪更清 仿佛是你在这寒夜中凝望 我听见,花瓣轻触雪地的声音 如同你细腻的低语温暖心房
小雪奏响冬天的序曲 寒风细语唤醒沉睡的心灵 世界被银装素裹的纱幔轻笼 霜花绽放如诗如画点缀寂静的梦境	雪地留下串串足迹 是我追逐你的印记 每一步,都踏出了深深的思念 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独自徜徉
落叶向枝头深情告别 绘出生命的最后绚烂 带着秋的眷恋冬的期许 化作泥土滋养着新生的希望	梅花点点如星辰般璀璨 照亮了我前行的方向 你在这雪中静静绽放 是我心中永不凋零的希望

红绿灯下

李秋志

又是忙碌的一天 一切都在高速旋转	在街角的菜摊挑来挑去 为晚餐准备食材
傍晚，红绿灯下 人们才停止喧嚣	繁忙的街道 犹如我们的一生 遇到绿灯一路狂奔 遇到红灯戛然而止
站在30层楼俯瞰 人们像甲虫一样 在街口蠕动 汽车红红的尾灯 犹如一只只萤火虫	几周周折，消磨掉冲动，和 侥幸的幻想 在平凡中渐渐平庸 在夕阳中缓缓移动
此刻，我仿佛混迹于人群	

童年的游戏

刘兰根

多年前，那些在农村泥土上奔跑的孩子，多是成群结队地玩耍，即便没有玩具，也能玩得乐趣横生。

最简单的要数“打磨悠转儿”。一种玩法是单腿站在地上，以这只脚的脚掌为轴心，另一只脚不时地点地，一圈一圈地转。另一种玩法是

挥舞手臂保持平衡，双脚快速转动，在一定的范围内转圈。比的是速度和稳定性，谁转得圈多且没有摔倒谁就赢了。几分钟下来，都会摇摇晃晃，感到天旋地转，直到站立不稳，一屁股蹲在地上，乐不可支地“哎呦”几声，不一会儿又站起身，去转下一轮儿。

抬花轿，需要三人，两人抬轿一人坐轿。抬轿的两人各把右手握在自己

的左手腕上，两手再分别握住对方的手腕，用力绷紧，形成一个“井”字形。一般是较瘦小的人坐在“井”字形的手腕上，抬轿的两人迅速往前跑，坚持不住的为输。

黄鼬拉鸡。通常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孩子当黄鼬，另一个个子高大的孩子当“鸡妈妈”，“鸡妈妈”张开双臂拦住“黄鼬”，没藏好的孩子也迅速就近隐藏好，回应一声“喂儿”，被找到的算输。有时赢得太彻底也没有意思。一次，我藏到生产队外拉棚的草料堆里，用草料把自己严严实实地盖住，外面寻找的孩子声音近了又远了，直到外面再无声音，我还是怕有诈，不敢走出去。天渐渐晚了，头枯棚里更是一片漆黑，我有些害怕，从草料堆里爬出来。外面哪里还有小伙伴的影子，都早已回家吃晚饭了，我只好独自披着月光无趣地走回家去。

捉迷藏，俗称“藏蛰乎儿”。一人原地站好，捂住双眼，其他孩子四下跑开，寻找不易被发现的藏身之处。负责逮的孩子从1数到10，然后问一声“好了没”，藏好的孩子捏着鼻子应一声“喂儿”，没藏好的孩子也迅速就近隐藏好，回应一声“喂儿”，被找到的算输。有时赢得太彻底也没有意思。一次，我藏到生产队外拉棚的草料堆里，用草料把自己严严实实地盖住，外面寻找的孩子声音近了又远了，直到外面再无声音，我还是怕有诈，不敢走出去。天渐渐晚了，头枯棚里更是一片漆黑，我有些害怕，从草料堆里爬出来。外面哪里还有小伙伴的影子，都早已回家吃晚饭了，我只好独自披着月光无趣地走回家去。

倒背竖背，是两个人玩的游戏。两个人背对背站立，互相勾着胳膊，前弯一下，后仰一下，互相背得对方双脚离地再落下。

甲说：倒背竖背，乙答：葱花茺莛。

甲说：倒背竖背，乙答：疙瘩萝卜（方言音“贝”）。

甲说：天上有什么，乙答：星星月亮。

甲说：地上有什么，乙答：大坑、蛤蟆。

甲说：蛤蟆怎么叫，乙答：咕儿呱，咕儿呱！

两人兴奋得哈哈大笑，这一轮游戏算是结束。



刘现辉 作